

目 录

明清时期黄埔港的对外贸易……………梁 根 梁榕芬 (1)

黄埔水师学堂(广东海军学校)第一至

十七届毕业生名单和重点简介……………胡应球 (9)

黄埔军校革命对联点滴……………陈以沛 (17)

黄埔军校农讲所学员军事训练班始末……………卜穗文 (23)

一个黄埔军校护士的追忆……………梁少芳 (27)

在黄埔牺牲的孙中山的侄儿孙昌……………卜穗文 (34)

黄埔乌涌战役及其遗迹……………黄汉纲 (36)

黄埔夏回乡将军山唐墓……………黄森章 陈伟汉 (39)

从《南国弦声》说起

——追忆广东曲艺老前辈曾浦生……………崔大经 (46)

粤剧名演员麦炳荣……………麦洪桂 (50)

明清时期黄埔港的对外贸易

梁 根 梁榕芬

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时期，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西方国家为了掠夺财富，把中国视为重要对象，因而把侵略触角首先伸向广州。为了抵御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经济入侵，明末清初的统治者实行消极防守的海禁政策，限制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贸易，只开放广州黄埔港作为对西方贸易的港口。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朝政府进一步规定黄埔为全国唯一合法的对外贸易港口。

广州的地理位置优越，距西方国家的航线最短。明清政府实行的海禁政策使黄埔港的对外贸易地位不断提高，这就促使黄埔港成为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中国实行经济侵略和进行鸦片走私及掠夺中国廉价劳力的主要基地。

由于上述原因，黄埔港水域最早成为西方殖民者侵犯的地方。第一个入侵广东的西方殖民主义者是葡萄牙。据记载，他们大约在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或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就到达广东海面，兜售他们的商品，获厚利而回去。次年葡萄牙又派人乘搭马来亚人的商船到广东，又一次获厚利而归。葡萄牙人经过两次来华获厚利，更加激发了对中国的殖民野心，于是葡总督佐治于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第三次派人率葡萄牙及马来亚商船各四艘进入广东

宝安县南头附近，要求经黄埔港进入广州贸易。广东当局不允，葡萄牙人安德拉和皮来资竟不顾禁令，驾驶两艘大船直闯黄埔，直入广州怀远驿（今广州西关十八甫）。后来皮来资运用贿赂手段，买通地方官吏和朝庭阉宦，退泊于宝安南头岛，安营扎寨，赖着不走，并大造杀人武器，杀人抢船，无恶不作。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在中国的暴行激起了广东沿海居民的愤慨，也引起了明朝统治者的惊惧，于是在1521年四五月间，两广总督接明世宗谕旨，禁绝对外贸易，并驱逐所有外国商人出境，葡殖民者不服，固守南头岛，广州总督只好用武力驱逐侵略者。经过三四个月的围困战争，葡殖民者粮尽无援，伤亡日众，只好于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9月7日乘黑夜逃离南头岛，撤回马六甲。

葡萄牙殖民者被驱逐出境后，并没有放弃对中国的殖民野心。后来他们又在澳门西南面的浪白澳岛作据点，常常混在南洋各国商人中到澳门贸易。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葡萄牙商人借货物被风雨打湿为理由，贿赂广东海道副使汪柏，暂借澳门海滩晾晒货物，趁机赖着不走，后来在此建筑房舍千间，作久留之计，最后终于窃踞了澳门。

第二个入侵黄埔港水域的殖民者是西班牙。西班牙殖民主义者自从控制了菲律宾后，将菲律宾作为入侵中国的跳板。万历二十六年八月初五（公元1598年9月5日），菲律宾总督派萨摩第来到澳门请求“开贡”贸易，当时被广东当局拒绝，同年10月，他强占虎跳门，结屋群居，企图长期霸占，次年10月，广东当局派兵将其驱逐出境。

第三个入侵中国殖民者是荷兰。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荷兰殖民者韦麻郎率领8艘战舰向马尼拉发动进

攻，由于受到驻守在那里的西班牙人的顽强抵抗，于是折向广东珠江口，经黄埔进入广州。由于荷兰不是中国的朝贡国，广东当局只允许他们逗留一天便离开了广东。三年后，荷兰人又驾舰开进澎湖、台湾长住不走，后来明朝统治者派兵将其赶出澎湖，台湾岛上的荷兰人直至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才被郑成功赶走，收归中国。

第四个入侵中国的殖民者是英国。英国入侵中国要比葡萄牙晚一个多世纪。到17世纪30年代，西方殖民主义者争夺世界霸权的势力发生了很大变化，当时荷兰和英国的势力已取代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公元1637年6月27日英国派遣约翰·威德尔率领4艘军舰开进广东珠江口横琴岛，当时占领澳门的葡萄牙人阻挠英舰在澳门登陆。英舰经虎门长驱直入黄埔和广州，虎门地方官吏与英国人交涉，须原地等待6天请示广州当局，威德尔急不及待，决定以武力打开广州大门。他们在虎门停留期间，烧毁当地官府衙门，占领虎门炮台，抢走虎门要塞上的35门大炮。与此同时，英国人暗中贿赂广东总兵陈谦，率舰队直驶黄埔，进入广州。面对英国侵略者的穷凶极恶，两广总督张镜毫不畏惧，调集军队痛击英军，英国人见势不妙，被迫撤离虎门。

明朝的海禁政策严重地妨碍了中外贸易的发展，从而导致了百业萧条。然而，广东处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特定的地理环境下，对外贸易仍较其他地区发达。如明朝前中期，政府规定：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吕城、暹罗等西洋国家，充分说明广州是明朝对外贸易的主要地区。到了嘉靖年间，西方殖民者和日本倭寇对中国侵略频繁，嘉靖皇帝下令取消福建和浙江省舶司的对外贸易，唯一保留广州市舶

司一处的对外贸易，由此说明广州的对外贸易始终占重要地位。

为防止西方殖民者和日本倭寇的侵扰，明朝后期对“海禁”执行更加严格，政府规定外国贡船不准进入广州城，只能停泊在珠江口内外的“澳”（泊口）中，贸易在贡船上进行。当时外国商船虽不能直接开进广州，但广州依然是中外贸易的集散地。而广州的外港黄埔地理位置紧靠广州，较其他地区优越，因此黄埔港对外贸易地位不断得到加强。

黄埔港的对外贸易分贡船、市舶和海商三种方式。贡船与市舶贸易两种方式有联系但贸易地点不同，贸易对象也不同。贡船贸易地点在京城，市舶贸易地点在当地港市；贡船贸易对象是统治者，市舶贸易对象是当地铺行和老百姓。这三种贸易方式在当时黄埔港都存在。市舶贸易进口的货物多是香料、椒木、铜鼓、戒指、宝石之类珍贵物品，出口货物有丝织品、瓷器等。海商贸易从黄埔和各澳运出的货物有硝石、硫磺、丝、棉等。

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以后，明朝海禁放松，广东海商贸易更加发达，外国商船到广东贸易成倍增长，从黄埔启航到东、西洋的中国商船也不断增长。郑和七次下西洋，不仅到达东南亚各国，还远达印度洋、波斯湾和东非各国。尤其是明朝后期，开辟了中国——菲律宾——拉丁美洲航线，从此中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当时明朝政府虽然不承认西班牙与中国有贸易关系，但西班牙殖民者就利用菲律宾间接与中国广东、福建进行私商贸易。广东的私商主要经过黄埔港和澳门两地前往菲律宾，将丝织品、布匹、瓷器等货物运往菲律宾。西班牙殖民者再经过马尼拉中转，将货

物运往墨西哥和拉丁美洲各地。中国海商从菲律宾运回广东、福建的货物是墨西哥银元和秘鲁银条、蜂蜡、苏木、洋红等。中——菲——拉航路的开辟是中外贸易史上的大事，它加强了中拉人民的相互了解和经济技术交流。中国的丝绸在拉丁美洲是很受欢迎的，当马尼拉的帆船将中国的货物转运到拉丁美洲时，当地居民称它为“丝船”或“中国之船”——Wao (de China)。同时中国人民也扩大了视野，学到了拉美的新鲜事物，如蕃薯等就是明朝末年广东、福建人从拉美引进的。

1644年满洲贵族入关建立了清王朝，为了巩固其刚建立的王朝，清政府曾一度实行了海禁，第三年即取消了海禁，并成立江、浙、闽、粤四海关，确定江苏的云台山、浙江的宁波、福建的厦门和广东的黄埔为对外贸易的港口，黄埔主要对西方各国贸易。到了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已有较大发展，黄埔港已不能满足西方对华贸易的要求，他们企图在中国沿海其他口岸寻求新的贸易市场，于是在乾隆二十年（公元1775年）英国侵略分子洪任辉不顾中国禁令率领船只，携带货物和大炮闯入宁波、定海和天津，引起了清政府的严重不安，于是乾隆皇帝下令禁止外国商船进入浙江，只准在广东贸易。同年农历十一月十日（公历12月23日），清政府宣布撤消宁波、泉州、云台山海关，只保留广东海关黄埔港的对外贸易。从1757年至1842年的85年间，除俄国商人跨越中国北方边疆来华贸易及葡萄牙、西班牙商船往来澳门贸易外，清朝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全都集中于黄埔。据1817年广东进口贸易表记载，当年广东进出口总值为2348万元，其中黄埔进口总值达1971万元，占广东进口总值

的84%。由此可知除澳门有小部分贸易外，中外贸易全部集中于黄埔。清政府确立的黄埔港独口贸易给黄埔港带来了历史上空前的繁荣，由于清政府规定西方国家限于在黄埔港贸易，因此清朝前期，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至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欧美各国到中国贸易的船只有312艘，其中到黄埔港的有279艘，占89%。从贸易总值和关税收入多少也可以说明黄埔港对外贸易占有重要地位。根据《粤海关志》卷10记载，在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至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二十七年间，中国四个海关（粤、浙、闽、江）贸易总值达36325万多两，其中粤海关22749万两，占四个海关总值的62.6%，其余三个海关只占37.4%。这一时期关税收入四个海关总额为735.8万两，其中粤海关454.9万两，占61.8%，其余三个海关仅占38.2%。

在出口货物方面，除了丝绸、瓷器外，还有茶叶、生丝、土布、大黄、桂子糖、冰糖、白铜、生锌、白矾、樟脑等，出口种类和数量均逐年增加。公元1817年经黄埔港向西方国家出口的茶叶货值1070万多银元，占向西方国家出口总值的58.7%。出口量最大的是茶叶，其次是生丝，第三是丝绸。进口货物方面，除由日本进口黄铜、从东南亚进口香料、粮食、海产外，外国大宗商品经黄埔港进口，其中主要商品是印度的鸦片和棉花，东南亚的香料、西方的毛棉织品、金属制品、皮毛、呢绒、羽毛、钟表、玻璃、白银等。进口货值最大的是鸦片，其次是棉花，第三是毛织品，第四是金属制品。其中公元1817年经黄埔港进口的鸦片和棉花两种货值达1236万多元，占西方向中国输入总值的52.6%。到公元1832年，这两项产品进口货值增加到1958万多元，占西

方向中国进口总值的69.8%。其他产品如毛织品、棉织品和金属品占的比例极少。

随着清朝政府对外开放政策的进一步开放，除日本、东南亚、中印半岛的一些国家与我国保持贸易关系外，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亦纷纷前来黄埔港贸易，使中国当时的对外贸易遍布亚洲、欧洲和南北美洲。在清朝前期，英、美、法三国对中国贸易的势力明显地超过了西方早期的殖民者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特别是英国，几乎垄断了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而美国则处于第二位。据统计公元1826年英国到达黄埔港的商船达85艘，占外国商船总数的83%。黄埔港进口英国的货值达白银120.8万两，占西方国家对华贸易总值的63.3%。公元1795至1799年的四年间，英国平均每年对华贸易总额为537.3万两，占西方国家对华贸易总值的91%。黄埔港对英国出口货值也大幅度增长，1764年为169.8万两，占西方国家对华贸易总值的72.1%。中国向英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是茶叶和生丝。英国输入黄埔港的商品是棉花和毛织品，其次是金属品。

在鸦片战争前，美国的对华贸易仅次于英国，因为当时美国仍在英国殖民者的统治之下。经过7年的独立战争，美国于公元1783年取得独立后，第二年即派商船抵达黄埔港，从而开创了中美贸易的新局面。美国向中国出口的货物有洋参、棉花、铅、皮货、羽纱、胡椒等，中国的茶叶、棉布、瓷器、丝织品、肉桂则从黄埔港运回美国。美国首次对华贸易获得纯利30727美元。这次对华贸易成功，促使中美贸易不断加强。除纽约外、波士顿、撒冷等其他港口的商船也先后开来黄埔港。据统计，从公元1784年至1834年的50年间，

美国到达黄埔港的商船共有一千多艘。公元1817年至1819年美国输入中国货值达118万两，占欧美对华贸易总值的13.1%；从中国输出到美国的货值达571万多两，占中国输出欧美货值的41.5%。公元1830至1833年美国输入中国的货值增加到176万多两，从中国输出美国的货值达332万多两。由此看出美国对华贸易虽然有很大发展，但美国的进口大于出口。公元1840年前10年中美国从黄埔港输入中国的货值不足1300万元，而中国向美国出口货值则达6100万元。

法国在黄埔港的贸易比英美两国少得多，然而法国也是较早开展对华贸易的国家之一。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法国派遣使节、海军官员、传教士和商人来广州，进入黄埔港，清朝政府给予免税通商的优待，并于次年法国在广州设立商馆，法国商船不定期进入黄埔港。据统计，公元1722年至1833年每年在黄埔港的法国商船有1至5艘，从法国运到黄埔港的货物多是北美皮货和南洋土产，从黄埔运出的货物是茶叶、土布、瓷器、丝绸等。

注：资料来源于《黄埔港史稿》（古、近代部分）

黄埔水师学堂（广东海军学校）

第一至十七届毕业生名单和重点简介

胡 应 球

广东黄埔水师学堂历届毕业生名单已于《清末海军史料》刊出，但内容还有些错误和遗漏之处，即如《史料》文中有一段曰：“光绪十三年（1887）广东设立水师诵堂于黄埔，光绪十九年（1893）由粤督谭钟麟将水师诵堂改名为黄埔水师学堂。民国成立后，收归北京海军部管辖，改称为广东海军学校。该校共毕业驾驶与管轮学生十四届计二百〇八人，自第八届至十届驾驶毕业生，均派到北洋舰队练习。民国二年（1913）因经费无着停办。”上述文中指出共毕业十四届至民国二年停办等词已是错误了。又《史料》文中写出历届毕业生名单亦有一些遗漏。其实民国二年二次革命期间北京海军部停发广东海军学校经费。广东当局为此接办，并未停办过，派李田为校长，继之任校长的是肖楚璧、罗国瑞、何炜祥与周淦。第十五届学员毕业后，民国六年（1917）北京海军部又派军学司司长谢葆璋来粤再收回管理，委邓聪葆为校长，办至第十八届北京海军部又停发经费，又由广东当局接办，委周天禄为校长，仅及半年，第十七届毕业后（1921）就真正停办了。第十八届学生完全拨归陆军测量学校接收肄业。

《黄埔文史》第三辑登载《广东海军学校同学名录》，第十五期只有十六人，第十六期只有十人，其实何止此数，现在第十二届同学伍景英、第十五届同学胡应球、第十六届同学邓兆祥尚健在，他们把当时情况回忆写出来以正档案。从黄埔水师学堂第一届毕业生开始，他们的直系亲属在广州者实在不少，即如第一期同学汤廷光的儿子汤锐祥现在中山大学任教，编辑文史。他们对自己亲人的历史，亟欲知其详。因此开列历届毕业生名单从第一届开始，并附在社会有显赫地位的学员名单，以供参考。

黄埔水师学堂历届毕业生

第一届计十三名（驾驶）（1887）

曹汝英 彭灿昌 谭学衡 关燮湖 汤廷光 卫汝基
薛炳奎 廖坚华 龙廷颺 黄 权 姚玉瑶 何汝锦
廖灼华

谭学衡 曾任清朝海军副大臣、补授海军副都统、广东治河处督办。

汤廷光 曾任海军部部长、广东省省长兼广东督军、广东治河处督办、海圻舰舰长。

第二届计十九名（驾驶）

吴保和 高传柏 张光熙 刘 康 郑勤成 王考鸣
陈心鹗 邹景虞 崔元韶 郑硕简 任书洛 高仲芷
林开卓 叶长庚 陈庆清 梁宝琳 张鹤年 林朝鼎
陈常缙

吴保和 曾任黄埔水师学堂学监。

王考鸣 曾任黄埔水师学堂教官二十余年。

第三届计八名（驾驶）

陈思成 潘健新 苏希坡 丁 潮 陈寿铭 张允栋
林孝彝 谭学慈

第四届计四名（管轮）

卢毓英 陈宝璋 沈正增 沈念祖

第五届计四名（管轮）

谭其荣 罗国瑞 邱世坤 戴良国

罗国瑞 曾任广东海军学校校长。

第六届计八名（驾驶）

吴宗藩 林庆森 何桂祥 童永福 李葆生 周庆冕
梁藻森 黄文溥

何桂祥 曾任广东海军学校校长。

第七届计六名（管轮）

蒋瑞麟 江国梁 王其斌 黄秩位 黄以涇 潘俊华
江国梁 黄以涇 曾任黄埔水师学校教官。

蒋瑞麟 曾任广东海军学校教官。

王其斌 曾任广东江门修械厂厂长。

第八届计十四名（驾驶）（光绪二十九年冬毕业）

林猷炳 陈天经 赵士淦 吴廷光 王会同 杨树庄
高 华 王济业 吴炳仁 毛钟才 吴赛仁 毛仲芳
潘文治 林国赓

杨树庄 曾任海军舰队司令。

毛仲芳 曾任海军司令部参谋长、海琛舰舰长。

潘文治 曾任海军局代局长、广东江防司令、楚豫舰舰长。

第九届计十二名（驾驶）（光绪三十二年冬毕业）

高宪辰 梁渭璜 彭 瀛 叶在馥 廖景方 高宪乾
黄公韬 吴敏仁 王 诜 孙承泗 萧广业 张豫春

高宪辰 曾任广东海军学校教官。

孙承泗 曾任广东海军练营营长。

肖广业 曾任海军局教育厅厅长、黄埔海军学校校长。

第十届计十名（驾驶）（光绪三十三年冬毕业）

陈宏泰 高宪申 邱世忠 陆 杰 张天辉 汤宝璜

魏子渊 蔡世漆 黎 识 李式同

高宪申 曾任广东海军学校教官。

第十一届计十二名（驾驶）（宣统元年春毕业）

陈景芾 周 淦 何 哲 张国纪 苏有昌 柯在瀚

何 勋 郑勤瑞 郑金城 陈时珍 藩增枯 林振涛

周 淦 曾任广东海军学校校长。

何 哲 曾任广东海军学校学监。

柯在瀚 曾任广东江防司令部参谋。

第十二届计十五名（驾驶）

何瀚澜 何绰玻 岑寿樟 周天禄 陈宏毅 李孟亮

李继衍 王 永 杨 简 陆 涛 伍自立 冯廷灿

伍大名 伍景英 杜衍庸

何瀚澜 曾任海琛舰舰长、上海领港公会领港员。

周天禄 曾任广东海防办事处帮办、广东海军学校校长。

何绰玻 曾任广东海军学校军需官。

陈宏毅 曾任广东江防司令部参谋长。

王 永 曾任黄埔海军学校教官。

伍大名 英国留学，曾任上海江南造船所高级工程师。

伍景英 英国、美国留学，曾任广东江防司令部修舰处主任、广东海事专科学校教授。

杜衍庸 英国留学，曾任广东广南造船厂厂长、广东江防司

通济舰处主任。

第十三届计三十八名（驾驶）

王鏗成	刘世冠	白瑞璠	冯履新	陈可钧	卢国弁
朱彦豪	严文浚	陈衍棠	麦三育	郑文超	周耀海
赵刚拍	黄养魄	林以颂	蔡世溶	梁 蓬	梁波崙
叶在滨	钱 雄	罗启东	刘春棠	梁柏淦	叶 欣
陈履新	陈 复	任国鉴	彭惇训	林威雄	黎巨鏐
梁 商	李汉翹	林 锐	余宗岳	曾纪棠	曹祖坤
李彭泽	陈宪武				

全体毕业生派赴通济练习舰实习，后来通济舰火药舱爆炸，他们住在药舱甲板上全部被炸死，仅有三人当晚早已登岸上幸免，三人是陈可钧、黎巨鏐、曾纪棠，及后陈可钧接受孙中山革命，在肇和舰起义，被捕牺牲。

黎巨鏐 曾任广东江防司令部参谋长。

第十四届计四十八名（驾驶）

孔超志	陈祖寿	李福游	黄维琛	胡 轩	张恩观
周昌弼	谢松年	孙文沛	林若时	杨贵明	陈祖荫
陈 鼎	黄芳芬	高鹏飞	梁景枏	李 芳	招桂章
刘景篴	罗志达	刘树棠	黄达观	吴家驹	陈圣能
李孟元	李孟尚	黄熔健	萧衍成	卢适祥	陈兆铿
叶 杰	钱 昌	邓熙霖	梁馥麟	曾锡棠	沈仁涛
连 茹	罗谭福	孔繁霖	王尚冕	张承恩	潘文谱
冯肇宪	丁培龙	罗日新	蔡善海	林 毅	苏仰徽

招桂章 曾任楚豫舰舰长、粤军总司令部舰务处处长。

林若时 曾任福安舰舰长、广东江防司令。

丁培龙 曾任广东航政局局长、永翔舰舰长。

冯肇宪 曾任永丰舰舰长、孙中山蒙难住舰上。

李福游 接受孙中山革命，骑劫江大舰失败牺牲。

陈 鼎 曾任广东江防司令部参谋长。

黄观达 曾任广东江防司令部参谋。

李 芳 曾任广东江防司令部水雷大队队长。

第十五届计四十三名（驾驶）

陈 策	舒宗鑑	胡应球	陈天德	冯肇铭	俞 谦
傅汝霖	岑侍瑄	郑 炯	李泽昆	林春炘	蔡观涛
陈尚尧	江国勋	高鸿藩	陈玉书	李庆文	熊 耿
蒋仲元	蒋继权	黄重民	任耀奎	李英杰	黄振兴
王会杰	陈启耀	朱文韶	袁以宏	岑泽之	何子全
郑星槎	招钰琪	邓宗茂	张德恩	陈 浩	符宁悦
卢善矩	周超俊	郑升平	梁 喧	张友汉	袁良骅
陈锡乾					

陈 策 曾任广东江防司令、海军第四舰队司令、第一舰队司令、广州市市长、广东绥靖公署副主任。

舒宗鑑 曾任飞鹰舰舰长、海军第四舰队副司令、全国政协委员。

李庆文 曾任广东江防副司令、黄埔海军学校校长

黄振兴 转陆军，任兵站总监

冯肇铭 曾任广东江防司令部参谋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舰务处副处长。

陈锡乾 曾任广东江防司令部参谋长。

李英杰 曾任广东江防司令部副官长、粤中民兵师副师长。

袁良骅 曾任舞凤舰舰长。

任耀奎 曾任飞鹰舰舰长、第一舰队司令部副官处长。

- 卢善矩 曾任宝璧舰舰长、孙中山先生蒙难时先到该舰。
- 高鸿藩 曾任粤桂江防司令部水雷大队副，广东海事专科学校教授。
- 胡应球 孙中山先生蒙难住在永丰舰时任永丰舰二副、省港大罢工时任纠察舰队大虎炮舰舰长、海军第四舰队自由舰舰长、广东江防司令部参谋、广东海事专科学校教授、广州港务局高级工程师、广东省政协委员、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

第十六届计卅九名（驾驶）

邓兆祥	黄文田	邱炳椿	范应庸	吴岳	吴肅
许元轩	陈祖达	骆寿松	余华沐	陈勉芹	李卓元
关炳杏	江国楨	杨耀枢	蔡宋海	许崇实	莫耀明
肖邦耀	周济民	容达	许汉元	何纯	徐钦培
张瑞同	张大猷	陈杰	黄文澄	徐国杰	张祖昌
马廷佑	马骥	吴敏	叶航	陆受萃	郑廷镕
杨益智	梁梦洲	梁梦藩			

邓兆祥 曾任重庆巡洋舰舰长、解放战争率舰起义、青岛海军学校校长、海军副司令员，全国政协副主席，荣获胜利功勋荣誉章。

黄文田 曾任广东江防司令、粤桂江防司令。

余华沐、李卓元、许元轩三人毕业后转入云南陆军讲武学堂，身居高位。

蔡宋海 曾任广东江防司令部参谋。

第十七届计十八人（驾驶）

黎尚武	文华阶	邓象贤	邓瑞功	陈渭祺	陈长文
邵秩猷	童永标	刘崇悛	张棠	梁耀宗	彭济义

黄埔军校革命对联点滴

陈以沛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创立的黄埔军校，功绩卓著，扬名中外。国共两党师生在东征，北伐和抗战等革命战争中，建立了不少光辉业绩。赢得了一切革命志士的高度赞扬。有的是通过革命对联的形式反映出来的。这些革命对联散见于当年军校大门，礼堂、会场、课室或师生个人的手迹中，可以说是当年黄埔军校的侧面的真实的写照。笔者在军校史料中每有所见，便顺笔记下，算来真有可观。现特如实录出若干，并就来历，内容和撰联者略作说明，有的新拟标题。其编次纯以得之先后为序，并无先后有别之意，或厚此薄彼之心平聊供同好者研究和指正而已！

一、庆祝开学

“养天地正气
法古今完人”

——孙中山

本联见于军校举行开学盛典的大会礼堂。有一期学生郭一予的回忆录历述其事。当年孙中山身为军校总理，亲自主持军校开学典礼。他引用中国古时名人名句为联，向学生灌输深厚的革命思想。勉励学生要树立文天祥式的革命的浩然正气，以古今的革命完人为榜样。

二、挽戴安洞